

上

卷一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之義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

王也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十三經
註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一上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孟子 宋
索書號 貴重 1
編號 A39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梁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

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諸侯師是以梁惠王
滕文公題篇以公孫丑等而爲之一例者也

梁惠王章

句上。正義曰自此至盡心是孟子七篇之目及次第也總而言之則孟子寫此書之大名梁惠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次第蓋以聖王之盛唯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首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七篇之首也此篇凡二十三章趙氏分爲上下卷此上卷只有七章一章言治國以仁義爲名二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禽獸三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足備四章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五章言百里行仁天下歸之六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入者人則歸之七章言典籍倣哉帝王之道無專霸之事其餘十六章分在下卷各有言說大抵皆是君國之要務故述爲篇章之先凡此二十三章旣以梁惠王問利國爲章首遂以梁惠王爲篇名公孫丑以下諸篇所以次當篇之下各有所

夫草句者章文之序也句者辭之絕也又言章者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云梁惠王至例者也。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廢夷狄其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十六年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畢萬封十一年獻公卒畢萬之世爾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武子主悼悼生羸羸主魏獻子子生侈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孫曰文侯文侯卒齊趙共伐我邑於是徙都大梁然則梁惠王是武侯之子名鑒。鑒曰惠謚法云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云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字林云王王者天地人一貫三爲王天下所法也是時天下有七王者魏趙韓秦齊楚燕七雄之王也云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季氏之篇者如顏淵子路子張是弟子名篇也趙波漸以引而爲例

孟子見梁惠王

王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王

曰辭也

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王

曰辭也

叟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王尊禮之

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比亦將有以爲寡人興利

除害者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爲利故曰王何必利爲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爲王陳之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

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亡

矣

註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

矣

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矣

故不欲使王以利爲名也又言交爲俱也萬乘之國

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

王

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

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弑夏寔是以千乘取其萬乘者

也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王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

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等是以其然亦皆弑

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下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

侯以國爲家亦以避萬乘無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

周制君十卿祿

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故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

而先利不奪不饜

孟子註

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

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未有仁

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孟子註

仁者溫親

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也無行義而忽後

其君長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註

孟子復申

此著重嘆其禍也

孟子見梁惠王至何必曰利疏

正義曰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

義爲名也孟子見梁惠王者是孟子自齊至梁見惠王也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者王號也以業爲言也曰發語詞也叟尊老之稱也言惠王尊老孟子也惠王尊孟子曰叟不遠千里之路而至此相將亦有以利益我國乎云亦與爭者兒云不亦說乎不亦樂乎同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者是孟子答惠王也言王何必曰利亦曰財利我亦有仁義之道以利益而已上利以財利爲言下利以利益爲言王曰何必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者是孟子託言也言惠王今問我曰何以利益我國則爲王之大夫必問我曰何以利益我家爲大夫既欲利益其家則爲王之上庶人亦必問我曰何以利益我身假使上至于下至於士庶人皆且取其利益而國必危亂喪亡矣王以國爲問大夫以家爲問士庶人以身爲問者王稱國故以國問大夫稱家故以家問士庶人無稱故以身問而已萬乘之國試其利

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欲以萬乘之利爲多也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爲多也云弑者自下殺上謂之弑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者孟子言凡欲天子之萬乘者且於其内取千乘而爲天子之諸侯欲諸侯之千乘者且於其内但取百乘而爲之大夫是亦不爲少矣何必交相爭奪多爲勝耶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饑者孟子言且令臣庶皆後去其仁義而先且以自利則不交相殺奪故不足自飽饑言必殺奪如千乘奪取萬乘百乘奪取千乘然後爲飽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者孟子言未有心存乎仁而遺棄其親者亦未有存義而後去其君者王亦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者孟子重差歎其禡故曰王今亦當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特止言其利二說云是惠王悟孟子之言爲是而以己言爲非故

相應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云孟子至見之。正義曰案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五年惠王以鄒勸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是也。曰辭也劉燃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父矩也家長率教者云去齊之魏者案史記列傳云孟子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乃適魏是也。正義曰征正也蓋言君子至於利也非釋之而弗取也特不可交征而正取之爾猶季氏聚斂以弱魯趙孟資之傾覆之類故也引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者證其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亡之意也孔子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也云交俱也蓋云俱皆也。正義曰案司馬法云六尺爲步百爲畝畝方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食賦以足女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百井我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

是爲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乘之主云夷羿。弑夏后者引之以語。千乘取萬乘也。案魯襄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預曰：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後爲少康所滅。註云：夷羿者，左傳襄四年杜註云夷氏也。故云夷羿。云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正義曰：此引之以證百乘取千乘也。齊崔杼爲齊之大夫。語云：崔子弑齊君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作亂，是也。衛甯喜也。爲衛大夫。史記世家衛獻公十八年，甯惠子與孫文子逐獻公。獻公奔齊，齊置獻公於聚邑。孫甯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若是爲殤公。殤公十二年爲晉平公所執，獻公復入。甯後元年，諸甯喜又襄二十六年書甯喜弑其君。六卿魏獻子與韓宣子趙簡子智文子中行氏。

范獻子六人是也。史記世表云昭公二十八年，大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爲大夫故也。○周制云至不 多矣。正義曰：周制蓋言周之所制也。王制云君子十卿。裸是也。云鍾量名也。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金鍾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釜十爲鍾，是也。○苟誠也。至欲矣。正義曰：語云：苟子之不欲苟能正其身之苟。同云厭者說文云：饜飽也。字從厭，從食也。飽則厭食也。此一章遂爲七篇之首章。

孟子見梁惠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王註

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乃

顧視禽獸之衆，多其心以爲娛樂，誇咤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王註

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

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爲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亦爲人所奪故不得以爲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詩大雅靈臺

之篇也言文王始初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

來

主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趣之君子

來爲父使之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

鶴鶴

主麀鹿牝鹿也言文王在囿中麀鹿懷妊安其

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

此鷩鳴樂鹿之顧亦不得其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
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至魚躍是孟子爲王誦此靈臺之詩以證賢者而後
樂此也言文王規度始於靈臺而經營之際衆民皆
作治之故臺不期日而有成言其成之速也既成之
速文王未嘗亟疾使民成之用如此之速也是衆民
自然若子來如爲父之使耳故如此之速也王在靈
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者言文王在靈囿
之時鹿鹿皆安其所而伏卧以懷其妊又且不驚動
非特不驚動又且濯濯然而肥飽排時鹿鹿之肥飽
於白鳥又且鶴鶴然而肥澤也鹿牝鹿也王在靈
沼於初魚躍者言文王在靈沼之時則魚盈滿乎
沼中又且跳躍喜樂如也言其魚之微物亦且得其
所也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者是孟子至
此又自言文王作臺沼之意而感喻于惠王也文王至
臺沼雖以民力爲其臺沼然而民皆喜樂而爲之如謂
其臺靈沼云者謂其文王

之德化亦樂其有之行如神靈之至故謂其臺沼必曰爲靈臺靈沼凡此者無他焉是衆民感文王之德化亦樂其有魚鼈禽獸之多以奉養文王也此古與民同其樂故能得此臺池之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者是孟子引商書謂禁於是時無道暴虐百姓故百姓皆欲與湯王共伐之湯於是往伐臨於叢中誥誓之曰是日桀當大滅我與女衆共往滅之云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者是桀云故湯誓亡哉日亡則吾與民亦俱亡矣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者是孟子首對惠王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故引此桀而證其言也言桀爲不賢之君民亦欲與湯共代之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享其此樂哉言不能得也。正義曰周詩大雅篇所名曰靈臺註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漫象察氣之妖祥也神之精明者繩曰靈四方而高曰臺文王始入命于周作邑于豐立靈臺也。

春秋傳曰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通言文王至使也。○正義曰案靈臺之詩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衆民各以予成父事而來攻之。○注云鹿至澤好。○正義曰毛詩註云鹿至牝鹿也固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箋云攸所也言所遊伏手註云濯濯娛遊也鶴鶴肥滿也箋云靈沼之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云湯誓至亡之。○正義曰湯誓商書之篇名也案史記云是日何時喪予與女偕亡翻註曰尚書大傳云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尚書孔安國註云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女皆亡欲殺身以喪桀是也檀弓云子卯不樂鄭註云糾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王侯自稱孤

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王侯自稱孤

之辭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註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爲強

國兼得河內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已也鄰國之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註

王自怪爲政有此惠而民

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

喻註

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填然鼓之兵刃

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自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

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註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

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若奪

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者否曰不可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註

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

俱走直爭不百步耳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

鄰國也

註

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

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

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不違

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註

從此以下爲王陳王道也使

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

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數罟密網也

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

尺不得食斧斤以時入山林木材不可勝用也

時

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材木茂暢故有餘穀與魚鼈不可勝用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

始也

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盧井邑居

各二畝半以爲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

桑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言卒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倍後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庠序者教化之官也殷

曰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孝弟之義頒者班也頭半白斑班者也壯者代老也各安之故頒白者不負

戴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孟子論曰百姓若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

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苟率

士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徇蔬食人食而不知檢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註

言人君但養徇蔬使食人食

不知以法度檢歛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云莩有

梅莩零落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周

賑救之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

殺之曰非我也兵也註

人死謂餓瘦死者也王政書

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

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

焉註

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

可致也梁惠王曰至民至焉。正義曰此章言王

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送死之用足備也

王侯自稱曰寡惠王與孟子曰寡入之於國盡其心

而爲民耳矣耳矣者言至極也言河內凶荒我則移

徙民於河東之地河東粟多我則移之於河內河東

之地凶荒我則又如此而移民故曰亦然也察鄰國之

政無如寡入之用心者察詳視也言詳視鄰國之

君無有似寡入如此之用心者然而鄰國之人民不

加益其損寡入之人民不加益其多是如之何故曰

鄰國之民不加少寡入之民不加多何也遂以此而

問孟子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是孟子答惠王

言惠王好好戰故孟子請以戰事比喻而解王意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走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者是孟子言戰事之語也填塞也又滿也趙氏云鼓音蓋言鼓音之充塞洋洋而盈滿也言鼓音既充塞盈滿於戰陣之際則兵刃鎗既以交接兵刃既交接乃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反走者或百步之間而止或五十步之間而止者則王以爲如何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惠王答孟子言凡征戰之際鼓音既填然則不可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相笑走也雖有走或只止於五十步或有止於百步言其但自棄甲曳兵而反走者是雖止於五十步不至於百步然皆是走也豈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哉故曰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者是孟子答惠王言惠王如能知此不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則王無更望其國民加多於鄰國也意謂王旣好征伐而殘民而以轉粟移民爲盡心欲望民加多於鄰邑亦五十步笑百步之走者也不違農時穀不可

食至不王未之有也者是皆孟子又爲王陳其仁道也言使民無違奪其春耕夏耘秋收三時之要則五穀豐盛饑饉雖勝食之奚亦不可盡也察細之網不入山林不以草木生長之時入之則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鹽旣不可勝食材木旣不可勝用是使民不得以養生喪死無怨恨於不足也五畝之宅栽牆下時失其養字之時則年至七十之老可以着其綿帛鷄豚狗彘不云可者但得過而已未至於富足有餘也謹庠序教化之官以申舉孝悌之義而富以教之則頭班班而半白者不自負戴於道塗之間矣無他人都知憐之義爲之壯者必代之爾故曰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是則五十之老足以衣帛七十之老足以肉而黎庶之民故不飢不寒然而君上能如此而民不歸往而王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徇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

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者是孟子以此風惠王也。言人君但養其狗彘而食人之所食而王不知檢斂道塗之間有餓死者而王不知發倉廩以救賑之見其人死則推之。曰：「非我之罪是歲之罪也。」言是歲之凶荒而麥死之也是何異於執其兵器而刺殺人而曰：「非我殺也。」是妄器自殺之類也。則天下之民莫不歸往而至焉耳。爲惠王好征戰以聚斬其民故以此諷之。○云：「王侯自稱孤寡。」正義曰：「禮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在凶服曰孤。」老聃云：「王侯自稱孤寡不穀是也。」○云：「魏舊河東至河內。」正義曰：「案地理云：魏地觜觿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河東本殷之舊都，周旣滅殷分其地，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云：「戰事。」正義曰：「莊公十一年左傳曰：背陣曰戰，杜預云聖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云：「填鼓音。」兵以鼓進以金退。正義曰：「賈逵云：填塞也，滿也。」

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者是孟子以此風惠王也言人君但養其狗彘而食人之所食而王不知檢歛道塗之間有餓死者而王不知發倉廩以救賑之見其人死則推之曰非我之罪是歲之罪也言是歲之凶荒而麥死之也是何異於執其兵器而刺殺人而曰非我殺也是兵器自殺之類也王無罪於歲則天下之民至焉者是孟子諷之而又誠之也言王儻人餓死不歸罪於歲但責己而改行則天下之民莫不歸往而至焉耳爲惠王好征戰以棄燭其民故以此諷之。○云玉侯自稱孤寡。正義曰禮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在凶服曰孤老聃云王侯自稱孤寡不穀是也。○云魏舊河東至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河東本殷之舊都周旣滅殷分其地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云戰事。○正義曰莊公十一年左傳曰背陣曰戰杜預云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云填鼓音兵以鼓進以金退。○正義曰賈逵云填塞也滿也

帛矣。正義曰案周禮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九夫爲井四井爲邑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地
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菜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亦如之中地夫
一廛田百畝菜百畝餘夫亦如之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
畝菜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
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
也菜謂休不耕者鄭玄云廛城邑之居漢志云六尺
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
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
八十畝餘爲廬舍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
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
異者移國學于小學小學之異者移于大學命曰造
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士
處居富而教之之大略也王制云五十異糧始衰六十
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縷八十非人不縷九十雖
得人不縷是古者五十乃衣帛矣。正義曰餓死者曰莘詩曰莘有梅莘零落也
著案毛詩而言也毛詩云莘落也箋云梅實尚餘而
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其爲民父母也孟子言人君

其本藩是
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註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金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註挺杖也

王曰挺刃殺人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

異乎

註孟子欲以政喻王曰無以異也

註王復曰挺

刀殺人與政殺人無異也曰凡有肥肉麤有肥馬民
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長人也

註孟子言人君

如此是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

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其爲民父母也

註虎

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以爲政乃率禽獸食人
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
乎爲甚衆人而用之也如之若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註偶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之至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悉其始造故曰此人真

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斯民亂而死也孟子陳此以教王愛其民也梁惠王曰仁死也。正義曰此一段宜與前一段合爲一章趙氏分別言王者爲政之道在生民爲首也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者是惠王願安受孟子之教令也孟子對曰幾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者是孟子答王故託此而問惠王言數人以杖與刃有以各異

○國偏偶人也。正義曰記云孔子謂爲偏者不仁
埤蒼云木人送葬設闋而能偏跳故名之曰偏魯文
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
爲殉杜預曰以人從葬曰殉詩有黃鳥之篇以哀三
良是也孟子調之故曰如之何使斯民飢餓而死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韓魏趙本

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莫強焉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註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註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

下謂文王也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註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捶敵國堅甲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註彼謂齊秦楚也彼因其民賴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爲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而爲王之敵乎故曰仁者

無敵王請勿疑

鄰國暴虐已脩仁政則無敵矣王

請行之勿有疑也

梁惠王至勿疑○正義曰此章

言百里行仁則天下歸之也梁

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者是梁惠王

欲問孟子之謀策也言晉國爲天下之最强叟必知

之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

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

則可者是惠王言晉國逮及寡人之身東則見敗於

齊而殺死其長子西又喪去其地於秦七百里南又

常受辱於楚寡人甚愧恥之今願近死不惜命者

一洗除之當如之何謀則可以洗除此恥孟子對曰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者是孟子荅惠王言古之聖君

其地但止於百里尚可以王天下也王如施仁政於

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假日脩其孝悌

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

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者是孟子言王自今能施仁政

以及民又省去其刑罰輕其稅歛使民皆得深耕易耨

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者言民既不得耕耨

耨以養父母又云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

農時使民不得耕耨也故云彼奪其民時使不肖耕

耨以養父母則爲父母者被寒凍餓兄弟者與妻

子者皆離背散亡彼秦楚鴻溺其人民如此而王往

彼正其罪夫更誰禦王之師而爲王之敵者故曰仁

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者是孟子請惠王行此仁政而

往正其罪而無敵如所謂仁者無敵是也遂請之行

而無更遲疑也前所謂閑暇日者蓋言民於耕耨田

地之外有休息閒暇之日也○國韓趙魏至強也○

正義曰案史記年表云定王十六年魏桓子與韓康

子趙襄子三入敗智伯于晉陽乃三分其地故號爲

三晉是爲強國云東敗於齊而喪長子者案史記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子

許 救趙魏遂大興師太子申自將攻齊遂與齊人戰
敗於馬陵是也云西喪地於秦者案史記年表云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以梁
南則常辱於楚馬陵者案徐廣云地在於元城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註襄謚也魏

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就之而不見所畏

焉註就與之言無人君操柄之威知其不足畏卒然

問曰天下惡乎定

註

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

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吾對曰定于一

註

孟子謂仁政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